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Guillaume Apollinaire

烧酒与爱情

[法] 吉约姆·阿波利奈尔 著

李玉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烧酒与爱情

李玉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烧酒与爱情/(法)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 G.)著;李玉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210-2

I. ①烧… II. ①阿…②李… III. ①诗歌—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715 号

Guillaume Apollinaire

Alcool

Calligrammes

Il y a...

Poèmes à Lou

烧酒与爱情 [法] 阿波利奈尔 著 李玉民 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韵真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94,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5210-2/I·2976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F·20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位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F·20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

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九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多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新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

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发散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拓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

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著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制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化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

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对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

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人们难以想像，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了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

(1983年)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

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惹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不有一个极为张扬的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年4月

译本序

阿波利奈尔的坐标在哪里？

柳鸣九

在我们面前的，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大诗人，是二十世纪诗歌道路一位勇敢的开拓者，是一个以其才情、智慧、敏锐、开创精神以及远见的理论视野，指引着二十世纪诗歌新潮流的人物。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到他身上一些令人瞩目的明显标志：

是他，在1913年献出了在法国二十世纪诗坛上将要算是最出色、最重要的一个诗集《烧酒集》，诗集问世于人们厌倦了帕纳斯派诗歌的一丝不苟之时，体现了对诗歌的一种新追求，它继承了法国诗歌最纯粹、最直接的传统，既有龙沙式的精雕细琢，也有维庸式的自然、强烈而又动人的粗朴无华，而与传统成分并存的，则是浓重的现代色彩。其现代色彩既来自波德莱尔、兰波所首倡的应和、通感、默启、暗示的象征主义艺术，也来自诗人发轫于对二十世纪现实生活节奏与速度的敏感之中的对诗歌动感的追求，还来自他在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上的反传统精神：从放弃标点符号、只根据呼吸的停顿与内心感情的起伏来划分诗节，到无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界限、不拘入诗的句形、糅用民歌谣曲的风格与俗语俚语，等等。这部给法国诗歌带来了浓浓新意的集子，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巨大影响是任何别的诗集所不能比拟的，而且这种影响至今

不衰。

是他，面对着二十世纪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以争取艺术领域中人类精神解放的执着观念，不断追求艺术风格与艺术形式的创新变革，热情参与当时时代一切朝向这个目的的文化活动。早在1905年至1907年，他是毕加索创立立体主义绘画的赞助者、参与者，是他完成了立体主义的理论建树，被毕加索称为“立体主义的教皇”，1913年，他又以宣言式的文章《未来主义的反传统》为诗歌中立体未来主义树立了一面旗帜，成为了未来主义在法国诗歌中的主要代表、在整个欧洲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人物。

是他，继《烧酒集》之后，又向二十世纪文学献出了一个新颖的、充满大胆创新精神与探索尝试的诗集《图画诗集》。这位与法国二十世纪初期绘画运动几乎形影不离、并且在绘画方面不乏才能的诗人，从中国象形文字得到启发，第一个把造型艺术的意念引入了诗歌，创造出了著名的象形诗，以心为题者，其诗句字母排列呈苹果般的心形，以雨为题者，排列呈斜雨飘洒之状，以喷泉为题者，排列如泉水喷涌，以镜为题者，排列像一面圆镜，以领带为题者，排列像一根垂着的领带，等等，至于排列成埃菲尔铁塔形、鸟形、梯形、辐射形或配以简单图画的诗，更是不一而足。这种诗反映了现代社会信息化的要求，在语言符号之外，开辟了另一个图像信息符号的途径，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与表象性，使诗更能引起想象与遐思，不失为诗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创造，事实上，它后来在二十世纪世界诗歌中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是他，在1917年左右，就开始成为新一代诗人的精神领袖，周围聚集着不久后即将成为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主将的苏波、布勒东等一批文学青年，他以不倦的探索创新精神、敏锐的感受与活跃的

理论思维，最先提出了“超现实主义”一词，对“超现实主义”这一复杂的现代派艺术思潮作出了最初的界说，并且创作了著名的诗剧《蒂蕾齐亚的乳房》，为超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份最早的文学实绩。紧接着他的这些奠基活动，震撼世界文学的超现实主义从二十年代起就在法国酝酿、发轫并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文学、戏剧、电影、造型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至今，谁也不能否认，阿波利奈尔是二十世纪最大、最主要的一次文艺运动、文艺思潮的产婆与导师。

阿波利奈尔生于1880年，1918年去世时正值三十八岁的壮年，他从1905年左右开始从事文学艺术活动，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就以焕发的才华、不断超越的精神，在二十世纪新的文学潮流中推波助澜，造成声势，开拓局面，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以至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这样说，他本人就是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进行新的诗歌实验、探索新的诗歌形式、提出新的诗歌创作纲领、开辟新的文学纪元，都足以在文学史上留名，但要求永久地活在后世人群之中，却必须创作出能永远打动人心、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的杰作。传诵不绝，对诗人之永恒不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条件。阿波利奈尔就是一个具有这种优势的诗人。

如果人们要在二十世纪文学中选一首最脍炙人口、流传最广的名诗，那么，阿波利奈尔的《米拉波桥》有极大的可能性入选。它的首句“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水流”，早已成为了传诵不绝的佳句，

只要人们对时光流逝、世道沧桑以及人生变化中的经久与瞬间，物故与人非有所感慨，往往就会加以引用，如同中国人在远游思乡、异地思亲时，往往会吟诵“床前明月光”、“独在异乡为异客”这类诗句一样。

这首爱情诗之所以成为一代绝唱，不仅在于具有浓郁真挚的感情、民歌般的清新格调，而且在于它现代的抒情方式与新颖的美感。它以不同于浪漫主义满溢、渲染、夸张的方式，避免了感情的膨胀与情态的铺张，把绵绵旧情与失恋的遗憾和惆怅，都凝为情人伫立米拉波桥的一幅静止的画面，也仅仅只凝为一个静止的画面，让流淌着的河水、逝去的时光与破天难再的爱情，构成一个充满了流动感的背景，衬托出那幅爱情画面的伤时性、忧郁性、悲怆性，并使人感到它具有了一种悠悠不尽的情势，一种生命，就像静物在移动着的背景前显得活起来一样。这种感情转化的美、动感的美、参照的美，正是传统艺术中比较少有、而构成了现代艺术的一种要素，因此，《米拉波桥》一诗，并不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传统诗美的体现，而是现代诗艺的杰作。

我们从《米拉波桥》一诗开始，全然不是因为它是阿波利奈尔三个诗集中第一个诗集的一个初篇，而是因为这首闻名遐迩、传诵不绝的佳作，在某种意义上是阿波利奈尔整个诗歌创造的一个窗口，它反映了阿波利奈尔作为一个诗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至少是集中地反映了他身上的两个特征，那就是他的悲剧色彩、忧郁情调与他的通感艺术。

阿波利奈尔的悲剧色彩与忧郁情调，从根本上来自他诗歌中的失恋题材，这里，不仅是个题材问题，而且是个诗人的“深感点”

与“感受精华”的问题。诗人对世上万物均有感受，这不在话下，但一个诗人总有感受得比较集中、比较深着的对象与方面，我们不妨称之为“深感点”；而诗人的感受中又总有提炼得最为浓缩、最为纯粹、并且以他所具有的最佳的艺术水平表现于创作中的一些部分，我们不妨称之为艺术创作中的“感受精华”。每一个在文学史上得以永垂不朽的诗人，莫不都有自己的“深感点”与“感受精华”，构成他们突出的精神与风格的特征；李白有“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深感点”与那种慷慨悲歌、豪迈放浪的“感受精华”，王维有田园生活的深切体验与对水光山色的精妙美感，柳永有怀才不遇、宦途潦倒的痛触与羁旅行役中的“多感情怀”，苏轼有在四方迁移中的忧患余生与他惆怅落寞、狂放旷达的人生感触。

如果要到阿波利奈尔的经历中去找他的“深感点”，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失恋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他恋爱过多次，在他主要诗集《烧酒集》创作的1898—1913年这个时期里，他三次重要的恋爱都遭受了失败，一次是追求友人之妹兰达的失败，一次是在当家庭教师时追求英国姑娘安妮的失败，再一次就是追求一个女画家玛丽·罗朗的失败。在从十八岁到三十三岁这一青春恋爱的黄金季节，一连遭到几次失恋，这不能不在他的生活感受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何况，阿波利奈尔天生敏感，以诗抒情又是他的自然需要，于是，他的诗歌中就经常出现了失恋的主题，痛苦与惆怅成为了他第一个诗集、也是他诗歌创作最主要成就的《烧酒集》中一个基调。著名的《米拉波桥》是他与玛丽·罗朗恋爱失败的产物，长诗《失恋者之歌》更是对失恋痛苦的一次总抒发，其他好些有关爱情的诗，也都深深渗透着失恋的阴影与忧伤，在《秋水仙》里，“你的眼睛像秋水仙啊深紫色／像这秋天像这花里的黑眼